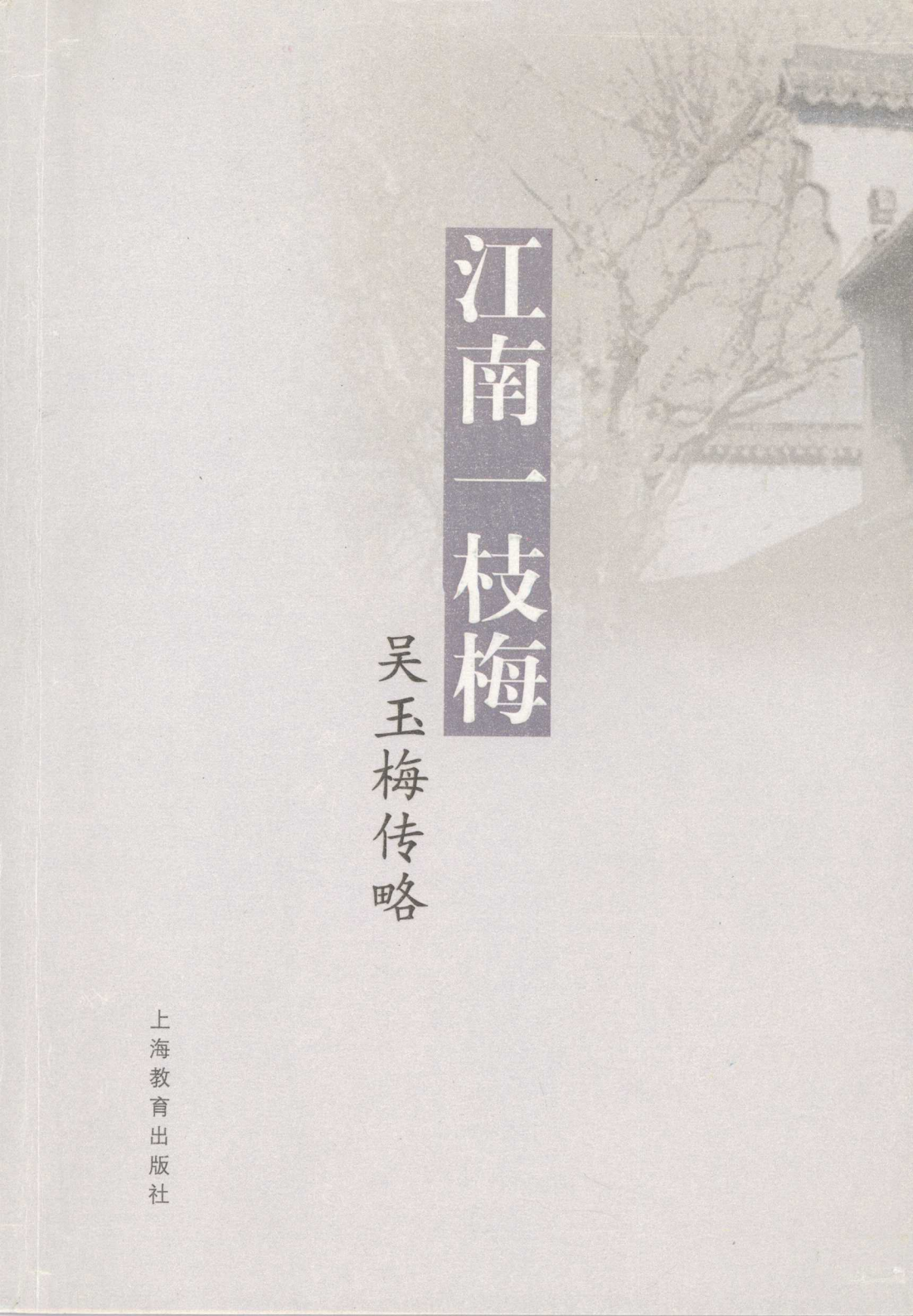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江南一枝梅

吴玉梅传略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吴春荣 宋庆斌 侯建萍 / 著

江南一枝梅

吴玉梅传略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一枝梅 / 吴春荣, 宋庆斌, 侯建萍著. —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8. 5

ISBN 978-7-5444-1857-7

I. 江... II. ①吴...②宋...③侯... III. ①吴玉梅—传记②花鸟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K825.72
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54998号

江南一枝梅

吴玉梅传略

吴春荣 宋庆斌 侯建萍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上海教育出版社

(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: 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3

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,000本

ISBN 978-7-5444-1857-7/K·0013 定价: 45.00元

(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



玉梅印象(代序)

苗重安

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极其隆重、规模盛大的“时代华章”美术作品展。这次展出的是1956年由周总理亲自主持、关心筹建的全国最早的、北京和上海两个画院半个世纪以来的作品,包括齐白石、林凤眠等老一辈艺术家与当代中青年画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。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大型美展。

在展览会上,又遇到不少老同学、老朋友。读画之中,我回想起40多年前在上海中国画院学习时的情景,岁月蹉跎,感慨无限。

在展出作品中,突然映入眼帘的一幅花鸟画作品“菜篮子工程”很是面熟,原来是老同学吴玉梅的新作。我端详了许久,凝思遐想,从画面上看,她以传统花鸟画的笔墨、色彩与手法,表现出几组硕大菜篮中各种色彩的新鲜蔬菜。构图饱满充实。以遒劲、挺拔的中锋笔墨,勾勒出菜筐坚韧有力的线条,又描绘出各色蔬菜。从一组特写的菜篮子,让人联想到,国家政府解决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的“菜篮子工程”。突出了作者紧扣时

代，情系大众的心态与情感。

这种心态与情感使我回想起从学生时代至今和王梅接触的种种往事。

1960年，为迎接民族文化复兴高潮的到来，文化部强调抢救传统艺术瑰宝。同年，在上海中国画院刚成立不久就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拜师会。

当时，画院接收的七位学生中，唯一一位直接来自农村的学生，就是吴玉梅，据说是唐云、程十发等老师从上海各县赛诗、赛画会上亲自选来的一位。她才思敏捷，朝气蓬勃，乐观向上，爽朗好学。自幼生长在富有丝竹音韵的江南水乡，父亲又喜爱吹、拉、弹、唱，并是擅长“画灶”的民间艺人。在她幼小的心灵中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与灵气。

小学毕业后，在农村文艺活动中，她像一株生机勃勃的嫩苗，迅速由村里文艺爱好者选到公社文工团，又成了广播员。她特别喜爱画画与诗歌，因此在一次赛诗、赛画会上，潇洒自如，当众挥毫，并赋诗吟唱。朝气、生气、与艺术上的灵气、才气，引起了在场领导与艺术家的关注与青睐。

特殊的时期，特殊的机遇，使她步入了高雅的艺术殿堂，跟随唐云老师学习花鸟画，可以说是进入了一流的艺术环境，跟从了一流的艺术导师，向一流的画家方向奔去。数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数十年的刻苦磨砺，玉梅无愧众望，现已成为上海画坛的一位佼佼者。在全国花鸟画界、女画家中，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代表者。

我当时是西安美术学院教师，选派到上海画院跟随贺天健先生学习山水画。1961年秋，恰逢画院让我陪同唐云等老师到黄山写生。这实在是个极为难得的



机遇。一路上看唐老师在小册页上对景画小品，在指甲盖上磨墨，在口中舔笔尖，甚为有趣。晚上，在玉屏峰住地，唐老师不仅给我的画指点，品评，而且还亲笔加上远山，润色，此幅小品我珍藏至今。一路上，我既是学生，又是唐老师的拐棍，他比较胖，上山较吃力，我搀着他，他扶着我肩膀，边上山，边看景，边画边讲。我们在天都峰顶，一起看到奇异的佛光，讲着石涛的故事……。唐老师把我既当学生又当孩子一样关爱，在他身边，他既是我敬仰的老师又是很亲切的长辈。他常常在聊天闲谈中发问、论画，使你在轻松自然中受益匪浅。后来我常到唐老师家拜访、求教，他不仅不厌烦，而且常常留我在家吃饭，每次到唐老师家都感到亲切、温馨。他既是长者，又像家人。他的教学往往是启发式的。他特别主张“画品、人品并重”，重视“育人为先”，重视人品与德性的培养。比如他从“非人磨墨、墨磨人”讲到学画与修养的关系，讲到“德若水之源，才若水之波”，“德若木之根，才若木之枝”，突出“以德为主，德才兼顾”。这些教诲无疑对玉梅的影响更为深刻。

吴玉梅曾遇到“亡兄、丧父”之危难，其母亲人到中年，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，但为了子女，不顾个人苦难，含辛茹苦，尽心尽力，背负着家庭的重担，在艰难的生活中煎熬。同时，她信奉佛教，以慈悲为怀，不仅关心自己子女，而且还要解救别人的危困。母亲善良、慈爱的胸怀，培养着玉梅的心灵与良知。

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。苦难家中的母爱与高雅环境中的导师，必然会影响、陶冶、铸就一个心灵高尚的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贺天健老师诞辰一百周年，画

院邀请我与爱人到上海参加学术活动，在此期间，我们去探望玉梅的母亲。婚后，她把母亲从农村接来上海与她同住。她们的小家原在华东师大，后来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并都学习美术，住房实在不够，文化局于是增配给她14平米单间小套，她就把画室安排在这里，并把母亲的床铺就放在画室里，这样她白天黑夜都可以照顾到母亲。

玉梅既要画画，又要照顾母亲，多亏他丈夫理解与支持，使她能与母亲相依相伴。多次画院组织外出的良好机遇，她因要照顾母亲只好放弃……。照顾母亲的23年转眼即去，可她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，姐姐又病倒，卧床不起。与她共患难的姐姐，如何能舒适一点养病度日呢？她又在松江托亲友找了房子，平时她大部分时间都到那里画画，可在姐姐身边照料。2000年春，我在上海中国画院办个展，有幸结识了她松江的几位好友。我们全家到松江玉梅家中看望了她瘫痪的姐姐，从姐姐的感激的泪水中，我们意识到，只有妹妹玉梅才能使她有生活下去的信心和愿望。姐姐的生活、医疗、护理全部由玉梅承担，而且常常是她亲自换洗尿布，又脏又累，又操心地全揽在自己身上。一转眼，又13年了，玉梅在她姐姐身边，比子女更贴心。玉梅是姐姐生命希望的寄托。

转瞬之间，30多年过去。母女之情，姐妹之情，深似江海。玉梅任劳任怨，尽心尽力，无怨无悔，直至今日，仍在继续。有多少生活细节，感动着身边的亲朋好友。他们由衷地诉说着玉梅这位名画家背后的故事。“阿玉是孝女”，孝心、爱心、赤子之心，在当今社会，多么难能可贵！时代在呼唤良知，时代在呼唤爱心，在



玉梅身上，超凡脱俗的行为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心灵的震撼，使我深深感到高尚二字的份量与含量，使我发自内心敬佩不已。

尽管她生活中有种种重负与拖累，有形与无形的各种精神压力，可是当我们看到她的作品与画册时，却丝毫都没有这样的影子与痕迹。

纵观她的作品，闭目静思，细细品来，如同在听一曲江南丝竹。澄澈空明，清丽自然，悠扬婉转，余音袅袅。

观画时，我总觉水墨淋漓，诗意昂然。色彩明快，线条奔放，与其性格、气质多么和谐统一。我觉得她的画，有两种明显的倾向。其一，学习前辈与传统绘画中文人画的高雅抒情；其二，来自独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新农村、新气象，特别是新时代中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，内容如“女社员”、“农家乐”、“豆花香”、“菜篮子工程”、“拒霜”……等等，往往构图饱满，充实，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、赞颂的激情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颖别致的个人风格。

这些画透视出她内在的精神气质。这使我联想起在60年代初，我们共同在画院学习时的情景。在地下长廊画室画画时，在画院院子里“半亩方塘”的劳动中，还有在嘉定参加秋收的稻田里……，经常听到玉梅爽朗的笑声，偶尔也听她低低委婉地唱昆曲，评弹。她是一个落落大方、活泼开朗又很内秀的江南才女。她也有生气的时候，严肃的面孔发出清脆明亮的争辩之声时，又具有一个北方姑娘的阳刚之气。文革知情者曾说及她被批斗的细节，当时组织上委派她保护院里人事档案，造反派得知后，批斗拷问她，脖子上套上大牌子，

揪着她的辫子，压着她低头，压下去，她又昂起来。尽管她在关心她的老师、朋友面前流下热泪，但在拷问威逼面前，正义凛然，不低头，因为她深信自己没有错。

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在急风暴雨中，更显得气宇轩昂。

国学大师季羨林有做人三原则：真实、真切、真情。玉梅给我的印象，无论待人，无论治学，都是真实的，真诚的，坦诚正直，质朴无华。对同学，对老师，对家人，对亲友，对事业都一样。

玉梅从苦寒中走出来，从风雨中走出来，江南的沃土，精心的园丁，时代的阳光使玉梅更加冰清玉洁，光彩照人。江南一枝梅，在春风中绽放，芳香随东风飘拂，将飘向万里神州与无尽的远方。

2007年12月4日

于北京太阳园

注：本文作者原任陕西画院院长，陕西文联顾问，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一级美术师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。



目 录

玉梅印象(代序)	苗重安 / 1
1 少儿时代	/ 1
2 听书	/ 16
3 潜质	/ 23
4 脱颖而出	/ 34
5 通过测试	/ 44
6 拜师	/ 53
7 跟唐云学画	/ 63
8 画师图	/ 72
9 《田头娘子军》	/ 85
10 狱炼	/ 93
11 继续追求	/103
12 在家乡举办画展	/110
13 传授	/124
14 行万里路	/137
15 心中的画	/148
后记	/162



1 少 儿 时 代

如果说,江南农村的秀丽景色,给了吴玉梅以灵气的话,那么,作为农民艺术家的父亲及江南地区浓厚的艺术氛围,给了吴玉梅艺术细胞,激发并培养了她对艺术的兴趣。

一条小河,横贯东西。它显然已经经过整治,河滩上干干净净,杂草全无;河岸上也是光秃秃的,不见了那种青树翠蔓、蒙络摇缀、参差披拂的旧时农村的自然生态。小河两边是田野,宽广无垠。正是暮春时候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纵目望去,见菜花金黄,麦苗青翠,阡陌之上,又间有桃树披红,梨株堆雪,整个田野,宛如一幅展开着的巨大画卷。

我们一行人,正站立在这小河的河岸上。吴玉梅告诉我们,这小河,早先要宽阔得多,也不似这般笔直。河水终年缥碧,河深虽有丈许,但水中游鱼,河底泥石,可直视无碍。而当微风亲吻,河面立即漾起细细的

水纹，闪着粼粼的波光，仿若甜甜的微笑。吴玉梅小时候常同一帮小伙伴，来到这小河边，脱下鞋子，卷起裤管，在清清的河水里浸上一会儿，或用手捧起一泓喝上一口，这条小河也就像是流到了心里，让人感到心舒神爽；要是在晚上，她们还会看到，天上那颗颗星星，仿佛散落到了小河里，小河里是一片银白色的光。

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，原来有住宅一座。屋后临河，有一棵大树。是屋依树而建，还是树傍屋而栽，已经如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见人”一样，无人能说清了。树比屋高出许多，其横柯一部分伸向屋脊，一部分盖住河面。骤雨初歇，其他处早已阳光普照，这屋脊上尚有残水流淌，小河河面仍在叮咚作响。这残水就是从树枝、树叶上落下的。一年之中春、夏、



故乡老宅



秋三季，树上总有好鸟相鸣，嚶嚶成韵。吴玉梅还记得，这棵树的枝丫间，有一只鸟窝，母鸟衔食归来时，那小鸟毛绒绒的，有五六只之多，一起伏在窝口沿上，一律地张开小嘴，嗷嗷待哺，可惜母鸟每次只能喂一只。刚发现时，她真想去捉些小虫，爬上树去，让每只小鸟能同时吃上。

屋前有场地，供稻麦脱粒、铺晒作物之用。夏日黄昏时，场地被扫得干干净净，人们在这里乘凉。不论是圆月如盘，还是新月如钩，不论是凉风扑面，还是气闷难堪，随着蒲扇的徐徐摇动，一些老人会讲出各种各样的关于月亮、关于星星等的故事。每当此时，宅上的孩子们总是最热心的听众。他们趁早吃了晚饭，拿了小矮凳，早早地候等在场地上。

场地南沿有一排小屋，养着鸡豕，贮着柴草。小屋南边及两边，则有一座小竹园。这竹子四季常青，劲风不能撼其节，雪霜未得夺其色。也许就为此，竹深受文化人的赏识。白居易曾说过，竹本固，固以树德；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；竹心空，空以体道；竹节贞，贞以立志。小竹园日出有清阴，风来有清声，依依然，欣欣然，若有情于人之感遇。吴玉梅后有《小竹园》一文，记其童年生活，其情其趣，跃然纸上。

宅屋纵深二进。吴玉梅小时候，天井里种满了各种凤仙花，有粉红的、有玫红的，有淡雪青的，还有白的；有单瓣的，也有重瓣的。到了夏季，这些凤仙花色彩缤纷，非常美丽。特别是清晨，花朵带露，滋润娇嫩，鲜艳欲滴，妩媚可人。她记得，她总喜欢俯下身去，凑到花前，让那一股股清香沁入心肺。她还记得，隔壁的新嫂嫂及宅上的姐姐们，常常来摘一朵插在鬓间，或发髻



作品：《春晓》
(1980年)



上。她们采摘的都是重瓣的，正好开到七八分时，花儿圆圆的，瓣儿嫩嫩的，她们采摘下来的时候，她总有说不出的感觉，心里像剪光了那些美丽的少女的头发一般不好受。但当新嫂嫂、姐姐们由于插上了花而越发显得娇美时，又开心起来了。

吴玉梅家的村庄叫“南徐浜”，分河南河北两部分。河的北边有八九座“通脊屋”，东头是俞姓，西头是朱姓；河的南边也有七八座“通脊屋”。这“通脊屋”有些像北京的四合院，但又不全像，有前后两进，上阶沿石后是廊屋，进大门叫前头屋，前头屋进去是天井，过天井是后坎（即后厅），天井两边是东西厢房，房屋一座座由东向西一字排开。祖母家的老屋是东边第一座。吴玉梅家的房子叫“新屋”，是东边过来第三屋。当时的房契写明是清光绪年间建造。大伯父去世后，祖母便与小儿子家（即吴玉梅家）同住。

在吴玉梅的记忆里，祖母总是穿着蓝布衫黑背心，围着蓝布裙，头发不多，后脑上梳个小发结，发结上扎一段红头绳，插上一朵小红花，如凤仙花、千年红等。奶奶整天坐在后厅的门里边纺着棉纱。她右手摇着纺车柄，左手提着棉条儿，一上一下地重复着连贯的动作。随着一俯一仰，奶奶头上的那朵花也就一高一低微微摇晃着。吴玉梅也喜欢观赏奶奶纺纱，常常一看就是小半天。

奶奶生有四男一女。最小的孩子就是吴玉梅的父亲。

父亲叫吴耕贵，以耕为贵，可见他本质上是个农民。与中国江南所有的农民一样，他朴实、敦笃、厚道。但他又有与一般农民不一般的地方，他四季着一袭土布长衫，梳三七开的分头，眉目清秀；他有文化，又会

画图，会扎灯彩与风筝，会弹奏各种丝竹乐器。这些技艺，他都是自学的，可以说无师自通。说他是农民艺术家，是一点也不为过的。

每年的冬春之交，在农村，田野空闲，该收割的已经收割，播种则要到开春以后。这段时间的农民，有些搞副业，有些搞手工业（如编织之类），一些年老的，则五七成群，在场角墙边，笼袖曝日，家长里短，七嘴八舌。

但在吴耕贵，这段时间是最忙的，忙的程度，甚至不亚于三夏时节。

东庄南庄的叔叔伯伯，趁农闲，翻造了新灶，要吴耕贵去画灶。吴耕贵总是欣然应允。

灶头画是江南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。灶上可画人物，可画山水，也可画各种花卉，多半是传统吉祥的图案。如“长命富贵”，用寿石与桃子喻长寿，牡丹寓富贵；如“吉庆有余”，画上两童子，一童子手击磬钟，一童子手持玩具鱼，“磬”与“庆”同音，“鱼”与“余”同音。另外还有“万年青”“聚宝盆”等。但画得最多的是灶君。灶君即灶神，传说其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（或二十四日）至除夕，上天陈报该人家善恶。“古传腊月二十四，灶君朝天欲言事。”（宋·范成大《祭灶词》）灶君上天那天被称为“送灶日”，供以纸马饴糖等。纸马为上天的交通工具，饴糖让其嘴甜，多说些好话。吴玉梅那时想，这灶君上天，那天究竟在哪？地上那么多人家，每家灶君都要汇报，谁来听取？能听得过来吗？除夕，又将灶君迎回，称“迎灶日”。为此，吴耕贵必须在“送灶日”之前，为翻造好的新灶都画上画。

有时画灶，吴耕贵也要带上吴玉梅，并让她帮着做